

譯 立 陳



頭頁街魚鯨綠

GREEN DOLPHIN

STREET

by ELIZABETH GOUDGE

本社從盟軍處獲得二十四部的所謂「原作者的節本」，都是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最暢銷的，薰印刷的可能，教請名家撰譯，預定十四月底以前，出版八部，以後每月八部，茲先將已付印的書於后：

中國與我

項美麗著，倉聖譯。來
華八年女作家之自傳，
文化交流之逸聞。

從重慶到蘇

聯美威著，必力譯。
戰東線的作戰實情，

勇敢的人們

歐尼派爾著，桑榆
譯。第一歐尼記者，他

您們的孩子與我的

影星喬埃勃朗著，喬在幾

美利堅有限公司

全美總商會會長瓊斯登

本書給你一個

前滿何
美意的
國副客
務卿覆
威爾斯
斯

然後發表他對於戰後國際機構的具體

綠鯨街頭

顧芝女士著，陳立譯。
這是姊妹倆同戀着一個
對於女子內心心理的描

在雅典的公寓中

魏思高著，倉聖譯。這
描寫一位德國

的，
我每月
門本
次定
加價

定價是根據物價指數及印刷成本而計算的，所以在十月份出版
定價九元，十一月份出版的，每本一百元。
讀者直接預約，預約期以每部書的出版前一天為止，外埠以
預約價八折，郵費外加。

綠鯨街頭

(全一冊)

伊麗莎伯·顧芝原著

陳立譯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一〇〇號

電話一五五五

總經售

新生書報社

上海漢口路四六九號

電話九六四七二

版權
所有

綠鯨街頭 目錄

馬格蘭	一
馬麗安	一八
惠廉	二八
水手	三四
綠鯨號	四二
妻子	四九
女修道士	五一
農莊	六〇
仙境	六三

綠鯨街頭

伊麗莎伯·顧芝原著
陳立選

馬麗安

馬麗安是一個十六歲的尤物。她應該發育得像一個婦人了。但是她的身體老是消瘦而微，一個男孩子似的身材却缺少大方和柔順，她的軀幹的輪廓却還能够透過麻質的襯衣，褲子，腰帶等等而呈現她的曲線美。她有一對美麗的黑眼睛，不很尖銳地停留在一對深黑的眉毛下，陪襯着一副瓜子臉兒，有着極充分吸引人的力量，人家都覺她年青而漂亮。小巧的頰，成熟熱情的嘴唇，靈敏愉快的頭腦，更使人對她的年齡與性，感覺到她的早熟。

她的母親莎非常常訓練麗安的思想，極力想把她養成一個淑女型的孩子，但是她欲哭無淚地對付她的十一歲小女兒格蘭，她太天真了，有明朗化的誠實，純潔與鎮定像湍流中的清波洗去污物一樣。我們從我們的人物中來觀察這世界，馬格蘭是很活潑的，對什麼都不懂，也都愛好，她是絕對可愛；她整個的生活，都是非常可愛的。

「媽媽，謝謝您，我們可以出去嗎？」馬格蘭很企望地喊着。
莎猶豫着。

「你一定要出去嗎？」她問。

「謝謝您，謝謝你，媽！」格蘭用着溫和而懇切的口吻。

「媽！我想這也好，」麗安說：「我們須要散步。」

她用很低的小聲音說話，她清楚的腦筋使得她無疑地覺得母親的責任是甚於母愛。

「那麼不要走過那個花園。」莎菲隨機應變地說。

莎菲站在窗畔，望着她窗下的綠茵。她們的屋子是坐落在樂園，全島上最貴族的街道，很高的建築在聖比亞的岩石衛城上，聖比亞是島上唯一的市鎮，幾條粗糙的街道最適當地在牠的下面。樂園是出類拔萃的鐘集點，洛巴都爾便是上佳的住宅區。屋與屋，對面面地橫貫在這條狹窄圓石街道上，傾斜而蜿蜒正像山石裏一條小溝渠一樣；因為聖比亞鎮正站在這一個很險峻的花崗石的峭壁上，岩石的性質與市鎮。也有相互的成因。

x

x

x

x

x

誰在那輛馬車上？

他停住在綠鯨街上的一所古舊的空房子前，正在洛巴都爾圍牆的外面。啊！真的，這位是烏瑞醫生；埃德門烏瑞在離家二十五年後回來了。他年青的時候離開了這個島，到倫敦去研究醫學，就在那邊結了婚，居住下來了。聽說他的太太長得很美，也很有禮貌，但是身體很脆弱。現在這一位可憐的女人已經死了，他也回來了，重到了這個島上，同了他的孩子，安頓他們自己於這條綠鯨街上。

一個穿外套的影子跨出了這輛街車，提着一只黃銅裝的大鳥籠，裏邊關着一只綠色的鸚鵡。他的帽子下傾地遮蓋了他的面貌，莎菲雖是像孩子般伸長了頸子很飢餓地在窗邊想望他一眼，但在此這一刻間，她總是無論如何不能够見到他究竟是什麼模樣。他的後面跟着一個小孩，從馬車上跳下來，手中拿了一只毡袋。他們進屋子裏去了，馬夫在他們的後面，拿了他們的行李，門就在他們都進去以後被風一陣「碰」的一聲吹閉了。

人口與綠鯨街的精神同樣地偏向於海水。今天他們覺得比往日格外高興。潤濕的圓石閃着光，烟從烟鹵中直吐出來，在屋頂上跳舞，陳舊凸出的窗口上的玻璃一亮一亮地，因為日光正晒到了牠上面一顆顆的水珠。綠鯨街的老招牌掛在泰迪夫先生的小旅館前，瘋狂地搖動在牠的鐵杆上，牠的顫動看上去好像是活的，轉動與飄蕩在如漆的波浪，全面發着光，尾巴射出了一綫綫的白色光花，閃閃鑠鑠地擾亂了人們的藍色的眼睛。

搖搖擺擺很愉快地走下全程的綠鯨街。港口的行李在風浪中一件也沒有失去，島上的兒子在久別後又回到了家鄉，住進了這所綠鯨街旅舍旁的空屋子裏，那兒已經是黑暗與靜寂，關閉太久了，現在房屋裏的火光又跳到了牆上，水壺再在爐子上唱歌。

前門大開，所以馬格蘭的帽子吹了進去，因為她雙手持住了那氣球式的裙子，風吹刮在她的頭上，帽子便飛進這扇前門，滾進一條黑暗的弄堂裏。格蘭隨心地跟了進去，風刮着她，她走到

了黑暗的盡頭，發露的弄堂，她撞在烏瑞醫師的懷中。

「天幫我的忙！」他禱告，用完全強壯的感覺去撫住圓滑，柔輾而溫和的她。「天幫我的忙，這兒就是幸運！嗨！惠廉，看這兒！」當他帶了她嘻嘻哈哈地走進一間有火光的房間。

馬麗安的一足放在牆限上，狐疑着，她該自己進去把她妹妹拖出來呢？還是回去告訴媽？她還是不能決定，當一片笑聲從有火光的內室傳出來的時候。這不是她妹妹的笑聲，她可以聽得很清楚。這也不是剛才引格蘭進去那個男人的笑聲。這是一個男孩子的笑聲，這種笑聲傳到了不快樂的馬麗安的耳中，她覺得從來就沒有聽到過這樣美的聲音；於是她很急切地奔過了這條弄堂，推開了她妹妹曾經走過了門，進去。

他站在爐邊的毯毯上好像一尊創造之神，他兩條腿很驕傲地跨立着，他的雙臂放在頭上好像是在伸長他自己，他的笑聲夾雜了一個龐大的呵欠。他是闊肩，強健，還有些溫雅，他又是一位奇怪的早熟者，比她高，但又比她年青得多。他外表很不錯：金紅色的頭髮，兩隻閃光的眼睛。他的臉是圓而紅潤，鼻上有些雀斑，但是也佈置得很適宜，而不難看。他有很紅的唇，下頰中間有一條很厚的槽，他打呵欠的時候還顯出很多部份淡紅色的舌頭。他洋綠色的上衣與背心已經染着了海水，摧斷了的麻錢拖出了他的口袋。白領帶是着了泥，足部的長袴也已經有些破碎，捲在他的腿邊像條絲蛇。他的鞋子也需要擦油。

他打完了他的呵欠，放下了他的雙臂，給馬麗安一個懶惰而幽默的微笑。「這兒是她們的另外一個，」他說，「請進，假使你肯賞光，小姐，一點不要客氣！」

這是小型，呆笨，固執的，但已足夠阻止這女孩子的前進，深黑睫毛中蘊藏着淚水，蔽蓋了的企望和伶俐的眼睛，烏瑞醫生看見了她對着火光之前狐疑不進的模樣。

她的某一部份給他有靈敏的感覺。他經驗地有醫生對人類的和善目光。他瞭解女人。坦白，聰明，熱情，對人生多慾的，它不會有一個太平的時候。他讓馬格蘭突然從他的椅子上跌在路脚凳上，（不要爲此而着急），跳起身，走向馬麗安；惠廉呢，他已爲新鮮的空氣所麻醉，完全像一個睡着的和因循的主人。

「小姐，請進來，」他作出了他的擲亮，多果實般的嗓子，稍帶一點破裂聲；因爲他正經過一次航海，謠言也略有損污，因爲他曾爲了要抵抗不良的氣候而多飲了些強烈的威士忌酒。「我會對你關上門，而不知你在弄堂內。神的摩西啊，這實在是一樁罪過，你這樣嬌小而優美的穿着這般美麗的衣服，真像一位王后的影子，上帝保佑她！上帝保佑你，我的小姐。你叫什麼名字？馬麗安？喔，這位是馬格蘭。馬麗安和馬格蘭兩個多美麗的女人名字，爲兩位美麗的小姐而有。我不相信我會聽見過比這更美的兩個名字，惠廉，你有過嗎？」

「太像了，」惠廉又打一呵欠，「怪容易混錯的，麻煩！」這間不整潔的屋子中，很豐富的濃茶，麵包和糖漿等食品，風雨不斷地打擊在窗子上，惠廉和馬麗安並坐在一隻手提箱上，烏瑞

醫生跨騎在另一隻上，馬格蘭就坐在他足畔的踏脚凳上。

「自從我太太死了以後」，這醫生說，「我和惠廉就決定回到這島上來，我自從離開島上以後，一點都不覺得快活，你們知道，我的太太，可憐虫，她就不喜歡海邊的生活，但是我喜歡。假使你是生長在島上的，當你看不見或聽不見這島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多麼的難受。」

「這是你太太的鸚鵡嗎？」馬格蘭問。

「那隻是立梯的鸚鵡？天曉得，不！她從來不要鸚鵡和她全在一間屋子裏，她討厭他說話，所以這隻鸚鵡就掛在我的手術間裏。那鸚鵡曾經見過了好多世界上的事情。他是我的一位病人送我的，這病人是一位航海員，把鸚鵡給我代替他的診費的。他現在是很安靜，因為受了航海的沮喪，他所懂得的海洋上說話，那是他第一個主人教他的，至於醫藥上的名詞，則是向我檢去的，他是一個稀見的……惠廉，給老森一些威士忌酒叫他有興趣些。」

「不，爸爸！」惠廉輕輕地說，「老森的話對於年青的小姐們恐怕是不中聽的。」

馬麗安稱讚地看他一眼。這便叫她認為惠廉比他父親更懂得禮貌。在他的旁邊，一共坐在一隻狹窄的衣箱上，他的身體迫近了她，她能够感到和理會到他的年青的熱力。正像所有孩子們所愛的簡單經驗是附屬於他們的雙親的一樣，它的熱忱愛戴是比他們自己的還多，但這愛情總是相互的，她傾心對惠廉，惠廉也一定傾心於她。她看見火光在牆上跳躍，雨沖洗着窗子上的玻璃，更聽見了屋頂狂風的怒號。在他們之間，有一個是被她們所愛着的，一會兒，她倒在惠廉的身畔

。忽然地找到了她的礦苗，她的朋友；像一個女獵戶，一個她所滿意的女人，在考察路途盡端的甜蜜，她無意地在這沒有經驗而嚴格的旅行中包涵着她一顆天真的心。

但是，對惠廉，這一個孩子，她比他長三歲，她外表上看來幾乎像他的小姑母。馬格瑞，那另一個孩子，愉快地歡笑，坐在惠廉的父親足畔，滿塞着麵包和糖漿，她的一對可愛的眼睛注視着，羨慕着，同時她的答覆意義的愉快在半途遇到他的默契。她對他作一微笑，酒窩留在她的頰邊，纏着她的粉紅色的舌頭舐吮那流到她下頷的糖漿，而她以為他是一個很好的男小孩。

一個文雅的軀幹，戴着灰色的小帽和外套，經過風雨打擊的影子，模糊地給烏瑞醫生看見了，它停留在那凸出的窗子外面，向着裏面看，但是孩子們很鬧，所以他不能聽見未曾予以回音的敲門的聲音發生在門上。或者弄堂中擾亂的脚步，不經意地讓莎非進了洛巴都爾的入口，一直到她已經立他們的門邊。

「啊，一位太太！」老聶大喊，他忽然從不省事的情形而變到旅行時所造成他的習慣，直看着莎非，非常讚美，「請進來，太太，吃一顆大黃丸。」

每一個人的舉動都很端正，就是在衣箱上的惠廉也如此。泰然地，他藏起他捲伏的頭顱於右腿旁，竭力抑止他的笑聲。

莎非是超然的。雖然她看見了老聶，也許她沒有聽見他的話；她的意外的迎迓漸漸地恢復她說話的能力：「很歡迎你回到家鄉來，烏瑞醫生。」她和藹地說。「我是來看我那兩個淘氣的孩

子。我是一個糊塗的母親，她們玩得連唸書也忘了，我怕她們就會闖進你老人家這兒。請你原諒我們。」

「太太，你沒有什麼要我原諒的！」烏瑞醫生隆隆地說，握着她的手，像抓住了一條生命綫似的。啊天，此地是一個女人站在他的面前！使他感到自然一些。她自認冒昧，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那是你的少爺嗎？」她問。

「站起來，惠廉！」他父親吩咐他。

惠廉站了起來，緋紅的臉，氣體潤濕的眼睛，但是看得出來，愉快的音調從未曾離開過他。莎菲走向他，用着她和善的手指摸着他蓬鬆的頭髮，「你像你的父親，當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她說着，不知不覺地她拉正了他的領帶。

「你一定要到樂園同我的女兒來玩啊，」不然而然的她的聲音有些發抖的。

所以在這狂風的秋夜中，樂園中的莎菲帶了惠廉，慶安和格蘭在一起，而無意中把他們的生命永遠繫結在一起了。

x

x

x

x

x

惠廉打開了他的窗，伸出了他蓬亂的頭到東方漸漸發白的窗外。天窗高高掛在樂園第三號的屋頂上，一個小東西穿着白色的睡衣儘她可能地在它裏面張出。呼吸，呼吸那新鮮的空氣。她的

手臂支撐在窗限上，這是馬格蘭！不，笨貨，這不是的！這不過是馬麗安。

嘗過第一次失望痛苦之後，他知道他現在是和馬麗安相對而視了。她沒有看見他。她的瘦臉架在牆邊的白睡衣上，莊嚴地束緊在她領下，真是純潔與可愛，透明地，為歡樂而發出光亮。

「同我出去，馬麗安，」他叫。「同到海裏去，在風暴之後，那兒是很好的。」

大概是在山脚畔，綠鯨街是與魚街相交又，魚街就橫貫的經過牠。經過這一個間斷，那綠鯨街在那一邊就改稱為畢班脫街了。魚街是魚市場到聖比亞鎮的大街再到港口的主要大道。畢班脫街是不主要的，它不過直通海邊，祇經過一個港口的拱門罷了。

它是污濁，嘈雜，臭味，美麗，而興奮的地方。很傾斜也很狹窄，兩邊都聖比亞高塔式最古舊最荒廢的房子，高聳着在街道的兩邊。

馬麗安，提起她炸彈式的裙子，很當心地踏在一塊塊的圓石上，選擇她的走路。看上去這條畢班脫街還是睡着未醒，很空的，少有人跡來往。太陽從低處上升，混亂地射在屋頂上，穿進了窗子上的玻璃，反照在這些圓石上，射出各種色彩的千光萬道。

很快的，馬麗安開始噉叫，因為她高興，這和善的空氣與閃閃的日光照耀着大地，兩旁什麼也沒有，在這一個鐘頭裏邊，祇有惠廉就在她的身邊，太好了，太迷人了，她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一個鐘頭，一些沒有壞的成分，像喝了一杯甜甜欲醉的酒一樣。她覺得自己輕得像空氣一

樣，她幾乎高興得要發狂了。她的小足在圓石上舞蹈，她的黑眼睛放出閃光。惠廉從她的肩上看她，傳染了她的情緒，回身拉了她的手，一塊兒跑步。雜亂地下來跑完這條街的其他部份，並立在使人眩目的水上，覆蓋了他們的脚，目光穿過了這所拱門，看到平生從未見過的一只完美之船。

「上帝！」惠廉禱告着，「神聖的摩西！」

麗安不說話，但是她忘了去責問惠廉的說話，實在她是沒有聽到，她是完全沉醉在那只可愛的船上了。

她也曾看見過很多的船隻在聖比亞港口；郵政船，漁船，單槳船，雙槳船，航海的大船，巡洋的兵艦等等，但是她從來沒有見過這艘新造的龐大而美的海船。這一隻船是爲了這次暴風雨而駛來的，爲的是搭救港口的難民，否則她不會這樣昂地在聖比亞出現的。

「她是什麼？」惠廉高興地喊着。他是一個倫敦小孩，這船和海的世界對於他是很新鮮的；雖然他血液中有海的成分，但是現在的他完全用幼稚的目光包圍了那艘船，正像一朵花晒着了陽光一樣。

「一條郵船，」麗安說，「我曾經讀到過關於它們的事，或見過她們的畫片。她是一條最新式的郵船，商船中最快的一種。」

在拱門底下是一艘小划子，用一隻鉄圈碇泊在舷旁。他們靠得很緊，在這個早晨，他們倆都

在埃登外的航海牌針畔過着「生活」，沒有互相說話，但是他們似乎早已志同道合了。一刻間，惠廉脫去了他的兩只靴子，捲起了他的褲筒，跨水過去，盡力把那隻划子推到近圓石的邊沿，攔起一條木板，扶馬麗安下船。再過一刻間，她熟練地推開了划子，拿起了一支很重的槳，把另一支遞給了惠廉。

x

x

x

x

x

「好了！」馬麗安柔順地說。他們暫時停了一會。他們恰停在船尾下，紅色的商船標幟下高高在上飄着綠色的船旗。水，被高處的水流微微盪漾着，打在船身上發出一種不能描寫的聲音，不十分美，冷淡地，漠然地，但是與一羣羣海鷗叫聲拚合起來，却倒富有活力。這海鷗的叫聲也不很美，從白天到晚上總在船邊盤擾。船身是深綠色的，海水洗刷牠，螺壳就停留在牠的上面，這奇怪的殼類，它不一定是產生在這一個海面上的。他們的驚惑着的「眼睛」跟着鋼的船沿，一直望到桅杆上的交叉着的小杆和線條。慢慢地，槳停留在水面上，他們淌過去，一直到那船頭的畫像的底下，看着，望着那兒是一條綠色的鯨魚，一條狂暴而活潑的鯨魚，有一支跳躍的尾巴，一張寬大而狂笑的嘴，一對快樂的眼睛，正像小客棧門口所畫着的廣告牌一樣；不過這就是一條較大的鯨魚罷了——牠差不多有真的鯨魚那末大，花紋是逼真地彫刻着，當牠高興得要翻身的時候被太陽光照射到它的腹部。

「晨好，祝福你們，你們想要幹什麼？」聲音隆隆地像大霧中間包蔽着的號角。

惠廉和麗安移動他們兩隻已經迷惑着的眼睛，從那條鯨魚到那伸出在離他們很高很遠的瞭望台上的一件東西，因為太高太遠，所以他們用手平放在額下，掩蓋了他們眼睛，避開了太陽光的強射，如是，他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些。他們看見了一個巨大，紅色的圓臉，光鬚子，一只球莖狀的鼻子，很大的嘴巴，小而突然發光的眼睛，那光線幾乎要被粗而大的灰艸色的眉毛所遮蓋，頭上罩了一層舊式假髮，這種東西現在人早已不用了，假髮用辮子在兩邊絞起來，凸出在他的耳朵旁邊。一件暗櫻色的長袍，上面有黃「日光花」的花紋，很大很寬的肩膀支撐在他臉孔之下，兩只手有着赤褐色的顏色，像兩只小火腿一樣大小，放在瞭望台上，而這位巨人就伸着頭往下望。兩只驚奇的臉上一點沒有答案，祇注視在那巨人的身上。巨人搜索一會長袍中的袋，掏出了一串白磁牙齒，放進了嘴，重新說話，這一次是比較清楚了，很少有模糊的地方。

「討厭，你們幹什麼？吵醒了我這一週星期的睡覺！你們能告訴我嗎！喂！」
他的「喂」叫出來像大砲的聽音，聲音也很怪，麗安也就力竭聲嘶地回答他一句話。

「先生，我沒有吵醒你呀，」她說，「我們沒有發出聲音。」

「那一定是鬼在吵醒我了，把我放在躺椅上倒下來像搖出傑克撲（Jack Pot）一樣。」

「先生，也許是太陽光照醒了你的。」麗安有禮貌地解釋，「今天是一個陽光很好的早晨。」

這巨人伸長他自己，手放在額上，掩蓋了眼睛，看到那波盪着的港口的海水和他旁邊的小聖

比亞鎮，那小鎮建築得很美，像一座雲中的黃金城。他輕輕地發出聲音，「多美的地方，他承認，「一個小小美麗的地方」，

「牠是這羣島中最大的一個。」麗安憤怒地說。

「一個羣島，是嗎？」巨人溫和地問，一邊繫結他自己的長袍。轉過他的身子，讓他可以看見整個的港口和旁邊諸小島漂漾在這流動性的泡沫中的全景。「一個羣島，」他無識地再重說一遍，「祇有這一點兒？」

「你是以這裏爲你躲避風浪的地方嗎？」惠廉提醒他。

巨人回身向着這兩孩子露齒笑了。「美麗，你們說的不錯。」他說了真心話，「這風浪真討厭，逼走了我的航路，而我的目的地，你相信嗎？勃力士多的商埠。你們倆是本地人嗎，噯？是法蘭西種？還是荷頓多種呢？」

「諾曼第人，」麗安高興地說，「這些島嶼是屬於威廉諾曼第的，他征服了英國，我們征服了英國，這是屬於我們的。」

「不錯，」巨人說「奧哈拉將軍在你們的跟前，」他忽然竄到他們的前面，說，「到綠鯨號船上去，我們去吃早點。」

「先生，謝謝你，」惠廉說，「太巧了，我們是從綠鯨街上來的。」

「送他們上船。」奧哈拉將軍對他的侍從乃脫說，「放他們在我的船艙裏，告訴那可惡的蠢

豬，叫他在大爐裏燒菜，要特別當心我們的早點。」他滾着去完畢他的洗漱。

光榮的興奮握住了這兩個孩子，當他們走下這將軍的船艙時，「請坐，一點也不要客氣，乃脫，你去看看早點！」奧哈拉在一氣球型的帳幕後喊着，發出一種像象與河馬在一塊小空場上衝突一般的聲音。大概他就要完畢他的洗漱工作了。

「好孩子，這樣很好。」奧哈拉將軍喊着，擲他自己的身體在那兩個孩子對面的大椅子上，「舉起了你們的刀叉，多用點兒力氣。不錯！鹹肉和蛋。」

奧哈拉將軍看上去多莊嚴啊！現在他的假髮是直了，已經換下了他櫻紅色的長袍，穿上漂亮的制服，釘着一顆顆像湯盆大小的銅鈕子，巨大的鬚髯，令人有深刻印象的下顎，肥滿的兩頰，金絲織成的椅子占了他很多的地位。

乃脫送來很多的蛋，許多侍從，很急的又送來了更多的牛奶，咖啡，奶油與沙糖，還有很多片烤乾的麵包。

奧哈拉搖動他的拇指着掛在他右邊燭台上三個像椰子一樣的東西。

兩個小孩注視他。

「人頭，」奧哈拉將軍說。「刺花吃人肉的人頭。」紐西蘭的土人做出來的一種輕快的出品，他們在整個的歐洲買到很好的價格。抓住你們的敵人，你明白，在他的頭上刺了花，割下了他的頭，吃去他的其餘部份，再把這人頭賣給了白種商人。這是一件很小巧玲瓏的商品，可笑。但